

青海人民出版社

# 性 典

中国  
性学报告

# 性典

## 中国性学报告 (中)

青海人民出版社



开当代性学研究先河  
树中国性学领域旗帜

总策划： 顾 夫  
责任编辑： 凌 云  
            晓 月  
特约编辑： 顾 夫  
            亚 文  
            吕 忠

装帧设计： 贺建淼  
            蹒 跚

装帧策划： 北京国邦广告艺术中心

精读《中国性学报告》  
提升当今生活质量

ISBN 7-225-01562-1/C·19

全三卷 定价：696.00 元

内部发行

# 第四篇 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李银河

## 引言

有一种说法：社会学的主流是非理论的。我大概就属于这个主流。自从在美国学了社会学，就对理论产生了反感，后来就常常感到自己成了“理论上的残疾人”。当然，我不应当拿北美社会学的实证主流为自己辩护，不喜欢理论本是我内心的倾向。

我也不想用自己长大的环境为自己辩护——我总觉得，我生活的前三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人犯了一种“理论过多症”，各种所谓“理论”充斥于我们的生活，连二十岁的大学生都言必称“主义”。记得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许倬云先生有一次感慨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学生说起话来怎么总爱用些大名词。的确，就像一个人因为吃某种东西太多吃伤了一样，我对理论就有这种感觉。由此你可以知道，当我看到弗雷泽所说的“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这句话时，我为什么会对他怀有共鸣甚至是有有点感激的心情。

套用毛泽东关于外因内因的说法，上述情况都是外因，内因是我自己总是受到“事实”这个东西的强烈吸引。我做社会学研究，总是带着一种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感觉，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有趣，而且总想像那位小姑娘那样感叹一声：啊，真是越来越奇妙了！一件事，只要不再让我觉得新鲜、闻所未闻，我的兴趣就会立即下降。就因为这个，我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一个女人做这种研究真是够奇怪的，我一点也不怪很多国内国外的记者一再对我提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搞这个研究？我猜，他们想听的是“我是个同性恋”或者“我想帮助同性恋”之类的回答，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的回答总是：我觉得这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好题目。我说的是真话。我只是觉得同性恋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我做研究的必要条件。当然，它还并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如果一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有可能去研究它，但并不一定去研究它；但是，如果一件事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根本不会去研究它。

提到好奇心，许多人都羞于承认它可以成立为做研究的理由，以为这就使研究成了一种“跟自己玩的游戏”（福柯用语）。但正是大师福柯本人为这种研究动机正了名。他在其

名著《性史》中解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曾说：“至于说是什么激发了我这么做，那则很简单……不过是出于好奇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值得带着一点固执去遵从它驱使的那种好奇心。”你当然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会为福柯的话也心怀感激。他在我心中地位崇高，这一点有我引文的数量为证。

从1994年起，我开始做这项研究：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是半结构化的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完全是个人生活史，隐私性很强。如果采用社会学的问卷方法，很难得到真实的情况。就像美国联邦政府耗巨资资助的一项有关美国人性生活的研究所受到的激烈批评一样，在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中，旨在推论整体状况的社会学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的可靠性受到严重质疑。这项研究是由著名的社会学家、性学家劳曼（E.O. Laumann）、盖格农（G. Gagnon）等人主持的。可以说，他们的方法集中了社会学量化研究分析方法的最高成就。不幸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于1994年10月公布之后，虽然好评如潮，但批评也是致命的：不仅提出用这种方法来调查个人隐私问题是不可靠的，而且由此对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有无可能成为科学产生了怀疑。关于社会学是否科学的问题，从社会学建立的初期就有人质疑，到现在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了。社会学家如何对待这种批评呢？我在美国的一位导师这样说过：如果说社会学不是科学，那么化学也不能算是科学，因为它也不过是对现象的记录和描述而已。我想，不论社会学算不算科学，大型抽样调查方法是不是科学方法，当我们做涉及个人隐私的研究时，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慎用大规模抽样调查方法为妙。这是我选择了深入访谈个案史的方法来做关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个题目的主要原因——它是在研究这类敏感题目时最有效的方法。

对妇女个人生活史的访问和记录这一研究方法受到女权主义的高度重视，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打破已有的边界，创造出新的公众话语。由于在过去的公众话语中，男性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众话语中的出现比起一般的个案生活史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有助于打破以男性话语为主的公众话语，使两性的话语在公众话语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女权主义在研究的访谈方法中偏爱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这是一种定性的（qualitative）调查技术。它既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民族学方法（ethnography）；也不同于传统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缺少互动的大型结构性调查（survey research and structural interview）。

在传统观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视为“硬方法”（hard methods），如大型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相反，定性研究方法则被视为“软方法”（soft methods），如民族学方法（ethnography），深入访谈方法和观察法。女权主义者批评统计学，视之为“男权文化中所谓‘硬性事实’的僵硬定义的一部分”（Reinharz, 87），并主张女权主义的研究只应采用定性方法，不应采用定量方法。例如，心理学家格拉汉（D. Graham）和劳玲（E. Rawling）就断然否定任何自称属于女权主义研究的定量研究。她们将研究分为三类：女权主义的，性别主义的（sexist）和非性别主义的（nonsexist）。“女权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定性为主，一旦采用了定量的技术，女权主义研究者总会感到需要为此表示歉意；而性别主义和非性别主



义的研究视角却是以定量为主的，一旦采用了定性技术，研究者也总会为其研究将缺乏科学的严谨性而表示歉意。”(Reinharz, 87)

我反对完全排斥量化方法的倾向，我自己以前做过的许多研究就曾用过量化方法。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女权主义方法论与男权主义方法论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前者乐于承认和采纳范围更广的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那些并非不严谨只是不那么僵硬的方法和技术。我想，最好的作法是定性定量两类方法兼收并蓄。

此外，有一批性学专家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对此类题目的研究没有必要做很大规模。他们说：“我们已提到运用普查法和观察法可以对数百人以致成千上万的人做调查，但这种大规模的调查有时没必要，研究一小部分人的情况，就能促进我们对性问题的了解。”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有时甚至可以仅做一个个案的研究。使用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是：某一文化的内部是有同质性的，所以研究一种文化时，最重要的是注重研究的深入和真实可信，而不太强调抽样的方法。但同时他们也指出，“调查一小部分人时更要注意避免偏见、观察错误和做出不正确的结论。”由于我的样本很小，所以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也不能做任何统计推论。我只是把这项研究视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其中所有的材料只具有“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的意义，不具备对更广大人群和更大范围的现象的代表性。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样本这样小，怎么可以把书名叫作“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过去，曾有人对金赛提出过类似的诘难：他的书不应该取名为《人类男性性行为》和《人类女性性行为》，应该叫作《美国白人男性性行为》和《美国白人女性性行为》。如果按照这一逻辑严格考证下去，金赛的研究甚至不应冠以“美国”，因为他的样本不是全美国随机抽样样本，并不可以推论全国的。当然，更不可以推论“人类”。我曾按这一思路想过把书题的“中国”去掉，结果更糟，成了“女性的感情与性”，犯了和金赛一样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读者从另一种定义的角度来看这类题目：当金赛用“人类男性”一词时，他是指这些男性属于“人类”，而非其他灵长类动物（金赛是动物学家）；当我用“中国女性”一词时，我是指这些被访问到的女性是中国人，而非外国人。本书仅在这一定义之下使用“中国”一词。

采用这种深入访谈个案史的方法，我一共访谈了47位女性，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29岁；她们的职业有科技人员、教师、公司职员、编辑、记者、医生、会计、艺术工作者、行政干部、工人、军人、服务行业职工、自由职业者等等，以知识女性为主；教育程度最高的是研究生结业，最低的是初中毕业；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占多数。对每个人的访谈短则一两个小时，长则四五个小时，有的还不止谈了一次。

这项研究涉及女性感情与性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基本事实，其中包括月经初潮，情窦初开，性压抑，性无知，性学习，初恋，异性感情，初吻，婚前性行为，初次性交，性交频率，性交方式，性快感，性美感，性交反感，性欲，手淫，避孕与人工流产，生育，家庭暴力，虐恋与强奸想象，婚外恋，离婚，同居，同性恋，停经与更年期，色情材料，性侵犯，感情与性的关系，感情与婚姻的关系，性与婚姻的关系，性观念，女性性权利，以及女性地位问题。

本书采用的叙述方法是：将人们在前述某一项中的行为方式分类；在每一类中选录若

## 性典——中国性学报告

于被调查女性的经历和叙述；并在每一项的结尾处略加评论。这些评论有些是我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有些是其他文化中人在该问题上的作法和看法；还有一些是我所看到的大思想家们在该问题上最富于启发性的思想。



## 第一章 月经初潮

女孩月经初潮时感觉是很不相同的,这些感觉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几种:一、由对此一无所知而引起的恐惧感;二、由对此事的负面看法而导致的羞耻感、厌恶感甚至自卑感;三、视为平常事。但调查发现,极少有人对这件事持有肯定的正面的感觉,比如,由于期待成为成熟女性而引起的欣喜感觉;由于对这件事的正面看法而引起的自豪感等等。

### ■ 事先对月经来潮一无所知

调查对象中有不少人在事前对月经来潮一无所知。这和她们进入青春期时的时代气氛有关,也与同龄人(姐妹、同学、朋友)之间传播这类信息的方式有关。调查表明,事先的一无所知往往会使女性对自己的这个生理特征产生恐惧或厌恶一类负面的看法。

一位女性讲了她月经来潮时的不知所措和不洁感:“有一次我去看话剧,忽然觉得底下湿湿的很难受,跑去厕所一看,特可怕,全是血,我不敢跟别人讲,也不知该怎么办,就找了张课本纸叠了叠垫上了,特别硬。那天我回家,妈妈不在,只有爸爸在,我不敢和爸爸说,就憋在心里,觉得特别难受,心情特别不好。后来回了学校,同宿舍的一个女孩正好来例假,我看她拿出个新例假带,垫上了纸。我心里又斗争了半天,才

下决心把她叫出来,她一出来我就哭了。她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就告诉了她,她笑了,说,没事,我带你去买月经带。我总算过了这一关,可是心情仍很坏,觉得一来这个就失去了少女的纯洁似的。那年我13岁。”

一位女性为月经来潮感到害羞并从中得到“女人命苦”的印象:“我来得特别早,来时不到11岁,才小学三四年级。那时别的同学还都没来,所以我很害羞。我还记得当时我在游泳队,教练是个男老师。我月经来了害羞,不想告诉老师,可要是没有理由请假就必须去练游泳。我还记得当时为了既不告诉老师真实原因又能找到个合适的借口煞费苦心。来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要有这种事。那次是在我姑姑家过暑假,我游泳回来就发现游泳衣上有血,我以为哪儿划破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我就使劲洗那件游泳衣,谁也没告诉,连着两天都是这样。后来我躺着看书,还翘着腿,我姑姑就发现了。她给我用布做了一个月经带,我还不愿戴,因为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姑姑告诉我说,女人都要有这个。我说,我姐姐怎么就没有?其实是我姐姐没有告诉我。我又问,以后我每天都要戴这个东西了吗?她说,过几天就会好的。我那时特别爱喝冷饮,因为不懂得利害,就在那前后还喝了冰冻的酸梅汤。后来痛经伴随了我20多年。有一段时间痛到每次来时浑身出冷汗,呕吐,疼得大呼小叫的。上中学时,每次来月经都是同学把我送回家。有一次我疼得哼哼地哭,我奶奶就说:女人的命就是苦。我几个姑姑小时候也都是这样,疼起来又哭又叫的,绞着

疼。后来我和一些女友谈起来，发现有人居然一点都不疼，从没疼过，我真惊讶。”

好几位女性讲了她们对月经来潮的恐惧感：

“我发育比较晚，17岁才来。没人给我讲过，我很害怕，心理压力很大。”

“我是小学四五年级来的，当时吓死我了。我妈我姐都没讲过，她们特别保守。来的前两天，我和哥哥打架，他推我，一失手，把我的嘴都磕破了。那天我放学回家，觉得粘乎乎的，一看是红的，我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和哥哥打架打的。我也没跟妈妈说，就悄悄在厕所洗，半夜起来洗了好几次。那几天，我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好像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似的，有恐惧感。但是也朦朦胧胧知道这是女人的事。直到第三次来月经才被我妈发现。我妈的引导也有问题，她对我说：哟，你可能不会长个儿了。这是她老家的说法。那时候我才1米53，又矮又胖，我很痛苦，大哭了一场。我来得算早的。记得那时候哪个女生一不上课间操，我们就知道她‘那个’了。有个小男孩还问我：你凭什么不上操，你也没病。有的早熟的男孩就说：是妇女病。”

“我月经初潮时，一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爸爸妈妈都不讲。我在家里又是老大。记得那是小学六年级，来了以后我吓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自己拿棉花去堵。后来我告诉了阿姨，她给了我一个月经带。听说有人对这件事有不洁等坏的感觉，我倒没有。”

“我是初二时月经来潮的，我比一般人晚。来的时候我不懂，很害怕。我母亲没对我讲过，她对我的教育是忽视型的。我以为是在哪里磕破了。”

“我是14岁来的月经。记得来时我正在打排球，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开始感到非常恐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哭了，想道，

一辈子一直这样可怎么办。第二年这种恐惧感才没有了。”

“我是14岁来的，当时一点都不懂是怎么回事。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偶然看到过一个大人有这种情形，我当时告诉了妈妈，说那个阿姨屁股拉血，妈妈也没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来的那次正因为肺炎住医院，我不知怎么办，就跟护士说了，护士给我讲了这是怎么回事，还拿口罩给我做了个例假带。事后妈妈才给我买了真正的例假带。我在家里是老大，我妹妹懂这事是我告诉的。”

“我月经初潮是12岁，那时是小学五年级，同学们也大多不知道这个。记得当时是和一个小女同学在我家，我对她说，我的肠子流血了。她好像稍微知道一点这是怎么回事。晚上妈妈下班回来，我问了妈妈才知道。”

“我是18岁来的月经。小时候我很糊涂，不懂这些事，也不爱打听，没仔细想过。来了以后是姐姐教我该怎么做的。”

“我是不到13岁来的。来之前基本不知道，只朦朦胧胧有点意识。来后我跟妈妈说了，妈妈大概给我讲了讲。我倒没觉得脏，可是觉得很害羞。记得那会儿课间都不好意思去上厕所。”

“我是12岁来的月经，当时我正好被汽车撞断了腿，躺在病床上。忽然来了月经，我一点都不懂，吓坏了，以为是我的伤口出了问题。我很慌，马上叫了护士。护士就笑了，她告诉我这是来月经了，还告诉我该怎么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护士笑我的样子。”

有的女性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改变了对自己女儿的教育方法：“我家兄妹六个，两个姐姐对我都特别保密，觉得不到时候说这些不好。那天我和姐姐提起这件事，她很后悔当初没跟我好好说清楚。她对

自己的孩子就不那么保密了，所以她的孩子还没到岁数就知道了。”

### ■ 事先对月经来潮略有所知

事先对这一生理现象有所了解的女孩恐惧感较少，但仍有不少人厌恶感：“我是14岁来的月经，来之前就知道了，知道是女孩子都要有的，但我还是很紧张。我特别不希望有这种事，觉得很脏，很麻烦，很痛苦，每次一来就腰疼、肚子疼。”

有的女孩只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对此事的原理及具体细节不甚了了：“我是14岁来月经的。我知道有这么回事，但不懂是怎么回事。”

对于那些在月经来潮之前已对此略有所知的人来说，知识来源主要有三类：第一，从家人如母亲或姐姐处得知；第二，从同学朋友处得知；第三，从学校教育中得知。

第一类女孩是从家人那里得知的，她们在月经来潮时得到了长辈或姐姐的指导，她们是幸运的：

“我是13岁半来的月经，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早熟，所以我妈在我11岁时给我讲过一点，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做。”

“我是十二岁时来月经的，记得是初一。当时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我姐姐告诉我的。我姐姐例假来得早，我开她的玩笑，叫她‘大例假’，我一这样叫，她马上就面红耳赤。她性格特别柔和，可只要我一说这个，她立刻就成为了母老虎了。”

“母亲给我讲过这件事，我事先既知道原理，也知道该怎么弄，所以我对这事没有羞耻的感觉。但是母亲给我讲这件事时特别严肃，让我感到很害怕，对这事有恐怖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懂得要用凉水洗有血的内裤，一直用热水洗，洗不掉。刚开始

来月经时身体很难受，反应很大。”

“月经初潮是13岁，记得是个冬天。那时已经有同学来了，她们在一起讲这事，好像挺神秘的。我来时妈妈姐姐都告诉过我了。我来得不算早，别的同学都十一二岁就来了，但也有十七八岁才来的。”

“我14岁来的月经。来时候我知道，好像无师自通似的。可是我不知该怎么跟母亲说，想了一整天才敢说，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似的，不能和人说。最后终于还是和我妈说了，我妈给我解释了这件事。”

第二类是从同学朋友处得知的，多数调查对象是通过这一途径了解这件事的：

“我是14岁上初二时来的。来之前就知道。小时的伙伴互相说过这件事，所以知道。我当时觉得这事很脏，弄在裤子上一点点就觉得很脏。但是总的看法觉得还是自然的。”

“我是15周岁来的，正上初三。来时我有点知道。我上学早，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所以别的同学大多数已经来了。她们虽然没具体说，但我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月经来之前就有白色分泌物，使我心理感到紧张。有个大同学说，我昨天出洋相，以为是白带，其实是月经来了。我从这些谈话就知道别人也来，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我是十四五岁来的月经，那时已从同班同学那儿知道了。有人来了，别人就会说谁谁开始‘倒霉’了。所以我来时没有恐惧感，如果人家都来了我不来就有毛病了。但同学都叫它‘倒霉’，对我的意识有影响，认为给自己带来很多不方便。”

“我是13岁月经初潮的，记得是小学六年级。当时我已经知道有这么件事了，因为班上同学中已经有人来了，我是班干部，别人来月经到我这儿请假，我就这么知道了。记得月经刚来时我感到很羞耻、恐惧。有一次我听到奶奶跟邻居说，这孩子们现在这么

早就来月经。我听见后觉得特别生气，就哇哇地哭。”

“我是差一点不到12岁来潮的，当时我们班的少先队大队长（11岁）也已经来了，她给我讲了这是怎么回事，让我别害怕。后来我又跟妈妈说了，妈妈也给我解释了这件事。”

“小学五六年级有人来了，学校就让她去上教工厕所。还记得等她上完厕所一出来，我们一大群女孩就拥进去看她的纸。那年我妈去‘四清’，我担心如果她还没回来我就来了怎么办。我总不能和爸爸说这事吧。幸好我妈临走前给了我一个月经带，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我没觉得这是一件坏事。但是有一件事引起我对月经的反感：我16岁时得了肝炎，是大串联的时候得的。我的一个邻居，是个大人，他对我说，把月经纸焙干吃下去能治肝炎，引起我对这事的反感。”

访问到的人中月经初潮最早的一位是9岁：“我是9岁来的，我们班一共有三个人来，我是第二个，比我先来的那个女孩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就知道了。记得当时很惊慌，很害怕。还记得为了能游泳，月经来之前我就吃醋，这样可以晚来半天。我觉得这事很丑，像秘密一样藏得牢牢的。我从小和妈妈关系不好，她总是疏远我，压抑我，所以我不让家里人知道，只有我们几个知道，互相分担。因为一来月经就不上体育课，所以男孩也知道了，就起哄。”

在访问的人当中月经来潮最晚的一位是在十八九岁时才来的：“初中我得胃病，人只有39公斤。高中时才来，可一直到上大学还不正常来。我当时是校游泳队的，一游泳就半年不来。22岁那年去社教，农村天寒地冻的，生活很苦，那时也一直不来，有半年时间。记得我当时还挺高兴的，因为农村

条件那么差，什么都没有，月经来了不好办。”

调查发现，女性对月经的知识同她们青春期时的性环境和性气氛有绝大关系。在文化革命后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对月经来潮的感觉要比年长的一代自然、平和得多。一位生于1957年的女性回忆说：“来月经时13岁，当时不觉得害怕。小学四五年级就有同学来了，所以就知道了。来之前妈妈没给我讲过这事，可也没有恐惧感。”

第三类是通过学校教育了解的，这种情况不多，证明青春期生理卫生教育不充分，至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是匮乏的。

一位年过五十的女性回忆她在四十年代的青春期教育：“我月经初潮是15岁。当时没有什么心理震动。因为我上学早，比同班同学都小两岁，她们都来了。那时是解放前，我进的是当地一所最好的学校，学校有卫生课，讲过月经卫生，该怎么处理很明确，很自然。”

有些学校的老师也为女生的月经来潮做了有益的工作：“我是13岁半来的月经，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上小学时就有人来了。记得小学老师还召集班干部，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说如果谁来了，照顾一点。我是班干部，所以那时我就知道了。自己来的时候一点也不惊慌，觉得该来了。”

“我是16岁半来的月经，在中学我们班48个同学里，我是最后一个来的，所以我来之前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其实，我在小学（那是北京很有名的一所小学）时就上过生理卫生课。我这个人不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成熟得特别晚。当时班里同学不好意思去买卫生纸，就求我帮她们去买，因为她们知道我还没来。我从第一次就开始痛经，疼得很厉害，一直到结婚以后才好些。”



“16岁来月经，我因为来得晚，所以都懂，也上过心理卫生课。当时觉得见不得人，好像有一种耻辱的感觉。”

总的看来，月经来潮是女性人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促使女性意识到自己与男性具有性别差异的一个重要关头。从我访问到的女性的经历与感觉来看，尽管许多人能够从一开始或随年龄增长把它看作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的确有不少人在月经初潮时由于无知而产生恐惧感，或受周围人们看法的影响，对女性特有的这一生理现象产生不洁、厌恶一类的负面感觉。

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不仅许多欠发达国家中有类似的情况或对月经更严厉的负面看法和风俗习惯，就连我们心目中最开放、文明程度最高的欧洲在中世纪时也是这样的。信仰印度教或摩西教的女人在经期都认为自己身子不洁，因此必须藏匿一段时间。在位于南美洲北部沿海的苏里南，每当月经来临，黑人妇女便要与社会隔绝，独居一处，如果有人向她走近，她必须喊道：“我不干净！”（海斯，第39页）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信条甚至规定，来月经的妇女不许进入教堂。实际上，这种对月经的负面看法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例如，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是如此描述接触经血的后果的：“接触了它，鲜葡萄酒变酸，田地变贫瘠，嫁接的植物会死去，田园的种子会干瘪，树上的果实会坠落，钢刀的刃会钝，象牙的光泽会暗淡，蜂群会死去；即便是钢铁也会立刻生锈，而且空气中将弥漫着臭气；狗只要尝到经血就会立即变疯，并使被狗咬的伤

口染上一种不可救药的毒。”（转引自凯查杜里安，第211页）人们虽然不再相信这些假说，但对月经的恐惧感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对经期妇女的看法。

作为对比，我在此引用一位西方女性对月经初潮的感觉，她说：“12岁那年，在朋友中我第一个来了月经，戴上乳罩。我感到自豪而又倨促不安。本来，我已经是一个丰满而内省的少女，突然又长高了几英寸，伴随着胸部的发育，一个夏天就使我出落成为一个出奇的苗条而又匀称的小女人。奇怪的是，对这种情况我虽已时有预感，但仍然像幻想中的教母访问我那样，使我心情激动不已。不过，最令我兴奋的是自己的变化和发现自己对男孩子的吸引力而陷入自我陶醉的快乐。”（转引自海特，第184页）

对于月经来潮这一无害的生理现象，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误解、恐惧甚至是厌恶？原因首先来自无知，人类的先祖对于不可解释的生理现象产生误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对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抱有恐惧感和厌恶感就只能被视为冥顽不灵和愚昧了；其次，对月经来潮的负面评价反映出妇女地位的低下——由于妇女的地位低下，所以她的某种生理现象会令人厌恶；最后，对月经来潮的恐惧感和厌恶感反映出一种禁欲主义的心理倾向，因为它是小女孩开始向成熟女性转变的信号，对它的厌恶表明一种希望停留在女孩阶段、不愿成为女人的心理。这种心理产生于不希望彰显而力图掩饰女性第二性征的社会氛围中，而这种社会氛围正是禁欲主义文化中所特有的。

## 第二章 情窦初开

女孩从什么年龄开始对异性产生好感，感受到异性的吸引，感觉到自身的欲望？我把调查到的情况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幼年期的性游戏，那时女孩对异性的感觉处于朦胧状态，只能算似有似无；第二类是童年期，早熟的女孩开始对男孩产生模糊的好感；第三类是少女期，有些女孩已开始“进入状态”，产生了某种类似恋爱的感觉。

### ■ 幼年期性游戏

被调查的女性中自述与男孩交往的岁数最小的是在三岁时，当我向一位女性提出什么时候开始对异性有感觉时，她说：“三岁时有个男孩就和我‘对鸡鸡’，也不知道怎么对，两人就屁股碰屁股。”

### ■ 童年期对异性 初萌好感的经历

“小学时，家庭背景相似的男孩女孩就容易在一起。出众的女孩跟出众的男孩一放学就往一块儿凑。记得那时候我知道那几个男孩要去滑冰，就也去滑冰。那时情窦初开，有个男孩对我表示好感。他是我们全班最调皮的男孩，可是他最保护我。我当时体育好，别人忌妒，有次我摔了一跤，别人就起哄，他就站出来保护我似地说：你们干什么？当然完全是孩子式的。我一直觉得九岁是个很

重要的年龄，我是九岁月经来潮。我儿子九岁时就有了性意识。”

“第一次对男孩产生好感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不是对某一个男孩。有的男孩在某方面出众，我就喜欢和他说话，记得当时已经有了一点争宠似的感觉。那时候，我们经常扮演公子小姐玩。我有个朋友老扮丫环，我老扮小姐，弄一身的花，男孩扮相公。我有点争宠的感觉。”

“小学六年级，我们班转来一个小男孩，长得虎虎实实的，叫××。我对他有好感，我觉得他对我也有好感。”

“我这个人对于性、对感情都晚熟。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喜欢我们的班主席，他挺英俊的。从小我就有自卑感，觉得自己长得不漂亮，将来可能嫁不出去。所以我也只能偷偷地想想这些事。”

“我从10岁开始就对漂亮的异性有好感，对那些漂亮的叔叔哥哥就觉得赏心悦目，对那些丑陋的就敬而远之。这不是一种生理上的感觉，可也能一想就想半天。有时有他们在场，我就会有点不自然。我还记的那时班上有两个特别漂亮的男孩，我甚至能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就拼命努力学习，我原来学习不太好，就为了让他们注意我，我到毕业时居然成了班上学习拔尖的人。”

“小学时我和×××坐同一位子，因为我们俩名字的中间一个字相同，有人就‘哄’我们。记得当时有一种受他保护的感觉，但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是小学五年级时开始对异性产生好感的。我们班有个细高个的男孩，叫××，

是少先队的旗手，他是男孩里最稳重最文静的一个。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是班干部，学习很好。我当初就觉得，我将来要跟他成。我这个人感情脆弱，性要求强烈，所以很早就对他有好感。我那时爱跳舞，有时去借他妹妹的高统雨靴。我觉得他对我也有好感，就总是爱多看两眼，做少女的梦。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女同学聊天，她说她也喜欢他。我当时就觉得我会得到他，她不会得到，有点争风吃醋的意思。六年级毕业时，同学们互留照片，我希望有男同学给我留照片，可是没男同学给我，给我留照片的都是女同学。”

## ■ 少女期和真正 恋爱感觉的萌发

“我从上中学起一直当学生干部，和男同学打交道很频繁，那时一点也没有男女有别的意识。到中学三年级时，我开始对我座位前边的男孩有了感觉，跟他说话时有点害羞。我爸爸送给我几件贝壳做的工艺品，我特别想送给他一件，可是没头没脑送别人礼物又不合适。记得我为了能够又大方又不露痕迹地送他这件礼物费了好几天的脑子。这件事我记在了日记里。总之，那种感觉就是愿意看到他，愿意多和他交往，有什么稀奇的东西，能让他看看就很高兴，他要是愿意要，我就愿意送给他。那时他是红卫兵干部，我是红卫兵团的头头，课后就老借口跟他谈工作把他留下来，跟他谈话。他比较害羞，内向，长得精瘦，蛮精神的。不过我们的交往没有往深处发展，毕业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我是从十四五岁开始喜欢男孩的。同班有个男生成绩很好，长得也特别英俊。我对他有爱慕心理，特别想跟他亲近，想跟他说话。那时班里同学都爱传谁和谁好，我听

到别人说他和班上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好，心里还挺难过的，但是没到忌妒的程度。我小时有点自卑，因为我上的是艺校，我觉得自己在那个圈子里是最丑的，别的女孩都是天生丽质。多年之后，那个男生还托人来问我有没有对象，可我对他的感觉已经没有了。”

“我是从初中时开始对男生有好感的。记得那时男生教我学国际象棋。班上有一个个子高高的很文静的男生。记得当时有那么一种感觉：同学聚会只要有他在场我就特别高兴。后来‘文革’了，他出身不好，和我是两派，接着又下乡去，这事就过去了。他一直不知道我喜欢过他。”

“我上中学那阵时兴跳集体舞，一跳就心情迷乱。我看过米开朗基罗刀下的人体，知道什么是男体美。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男孩一个个就像褪了毛的鸡一样，一脱衣服就像晾排骨。那时我管举重队叫排骨队。不过当时确实已经感觉到异性的吸引力了。”

“我初一时感到有性意识的萌动。那时我对一个男生有一点点好感。”

“我们上中学时，女生都暗恋那个教数学的男老师。我还迷恋好几个男演员，有时候看电影时会觉得害羞，都不敢一直盯着他看。可是这种感觉不能让人说破，有罪恶感。我看了一个电影，叫《海鹰》，就想象将来的丈夫穿一身白色的海军服，自己穿个连衣裙，有时一想能想一两个小时。这种想象里没有什么性的内容，想象中的人物都是衣冠楚楚的，站在海边的岩石上，海鸥在脚下翻飞。琼瑶的小说之所以在中学生里畅销，就是因为它符合少女的作梦时节的需求。”

“我十五岁去插队，到了农村，我们有意挑了一个偏僻的没通电的村子。我对那里一个少数民族的男孩有些好感。我们到了那里一年多以后就能听懂他们的话了。那年我

十五,他比我大一点,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他老爱和我玩闹,还记得一次他把灰往我头上撒。有个大点的人说,这姑娘挺好的,娶她吧。他就没说话。我当时想,我太小了,等大几岁再说。比我大的人还都没谈恋爱呢。另外也觉得不能在那个地方找对象。我们一直没谈开过,但我对这事也不反感。”

“最早对异性有感觉是在14岁左右。那时我们院有个小男孩,不是很漂亮,但那股劲挺好的,我老想看见他。”

“在兵团时,有一个所有的女孩都崇拜的男孩。他长得特别帅,一脸正气,充满阳刚之气,不苟言笑。女孩们只要听说这个男孩去打篮球,就大家都争着去看。我从他的眼神看出他喜欢我,我就一直躲着他,可是躲也躲不过。后来长大了,我想我心里是喜欢他的。他在男孩里有号召力,像个帮头一样。有一次,我们宣传队演出,那次由我领唱,掌声特别响。我看到他在台下的样子,就知道是他带的头。有个朗诵的女孩以为是给她鼓的,我心里明白,又不好解释。我那次卸妆没卸好,出门看到他就感到特别遗憾,说明我下意识中不愿让他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我从很小就爱和男孩在一起,觉得和男孩在一起有劲,说的做的都有意思。和女孩在一起,女孩总要妒忌,和男孩在一起从来没有这类问题。回想起来,是非常美好的,但并不是恋爱,也没有性的感觉。我想这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我妈穿衣服很得体,可从来不戴胸罩。初中有女同学用胸罩,我记得我还对她们说,我妈都不用你们还用。”

有的女孩对异性的感觉已带有单恋的性质:“上初二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个少先队大队长,样子很正经,有绅士气派,已经有了男子汉的样子,老爱穿一件风衣。我有几次在汽车上碰到他。他指挥鼓乐队。我记

得特清楚,那时候鼓乐队一打鼓我就脸红。那次是我真正地实实在在地对一个男孩有了好感。虽然我们俩一句话都没说过,互相也不知道名字。我一直希望在汽车上碰到他。后来我们就这么很遗憾地毕业了,各奔东西。”

“我对异性的感觉出现得挺晚的,小时候递纸条不算的话,真正意义上的感觉是上高中时出现的。那时我17岁,记得是快到高考的时候。我是高二三班,那男孩是高二二班的。他会拉琴,学习特别好。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他,老说起他。我对他有了好感,但是没有说过话,好像暗恋似的。就那么远远地恋着他。他长得浓眉大眼,又不粗鲁,很文静,还有几分腼腆。我一直没有跟他单独接触的机会,连走到离他一米远的距离的机会都没有,但是远远地看着他就觉得舒服。我那个女友和他是一班的,他们班同学一起去爬香山,照的相片里有他,我就把这张照片要过来,老拿出来看,一看就心旷神怡。”

金赛调查数据表明,女性中曾对肉体刺激产生过可辨认的性反应的比例,在3岁时约1%;到5岁时约4%;累计结果为:约有27%的女性回忆起自己在青春期之前曾产生过性唤起。关于童年的性游戏,全体女性中有15%只有过同异性的性游戏;18%只有过同性性游戏;两者兼而有之的占15%;三种人相加共占女性的48%。双变量分析表明,童年性游戏的发生率与教育程度有关:在高中程度的女性中占约24%;在大学程度的女性中占30%;在研究生女性中占36%。(金赛,第19—23页)由此可见,即使在学龄前儿童中,性的感觉也确实存在,而且并非个别现象。做过性游戏的更达到将近一半。从性游戏发生率与教育程度的



关系可以推论出，性活动方面的活跃程度与智商成正比——越聪明的孩子在性活动方面越活跃。

从此次调查结果看，女孩真正意义上的对异性的感觉多发生在十四五岁。它发生得很自然，很纯洁，很健康；由于社会规范的学习尚未完成，它具有较少犯罪感和羞耻感的特点。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自然”并不包含性取向的含义，只是指一个人开始对另一个人产生了生理和心理上的爱慕之情。如果因此以为只有对异性产生好感才是“自然”的，对同性的好感就不是“自然”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参见同性恋一节关于情窦初开时对同性的感觉，你绝不会得出

个少女对同性产生好感是“不自然”的感觉。只有用以生育为性的唯一目的的标准来衡量，才会得出对同性的好感“不自然”这一结论。西方人由于宗教教义的束缚，中国人则由于对生育和传宗接代的看重，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好几位思想家都表达过这样一个思想：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更看重爱与性的激情本身，只是到了后来，激情的对象的性质才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如此看来，情窦初开时的青少年带有古希腊罗马人的特征，对他们来说，激情的对象并不重要——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没有成为世俗的伴侣——激情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 第三章 性压抑

现

在年届中年的一代中国女性在青春期前后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对性征发育的恐惧与反感，甚至是对于男女恋情的恐惧和反感。这种感觉同以“文革”为巅峰期的近几十年的禁欲主义社会氛围不无关系。近十几年来，虽然随着国门的打开，社会风气比过去开放了许多，但对于过去几千年儒教文化和几十年革命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禁欲氛围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即使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不这样看），了解一下过去发生的事情和其他女性所经历过的惶恐，也是很有必要的。

#### ■ 对第二性征发育的恐惧和反感

“我十几岁胸部就开始发育了。我从小上艺校，经常要练功，练功时穿得很少，有人就对我说，你应该戴胸罩了，抖得那么厉害多难看。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从此以后我就总习惯含着胸，不敢挺胸，走在大街上都习惯性地含着胸。可是舞蹈又要求打开胸。老师就说我。我不愿戴胸罩，觉得一戴上就是妇女了，不纯洁了似的。我回家和妈妈说：同学都说我了。妈妈就给我做了个胸罩。”

“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女同学们不是比谁的乳房大，而是比谁没有乳房。还记得我那会儿总是使劲用书包带压着乳房，让别人看不出来。当时受的就是那种教育。从来没想到性可以是美的，自然的。现在看到女孩